

从2005年起,《中国日报》海南记者站原站长黄一鸣,先后寻访并跟踪拍摄了23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受害者,用镜头和文字向世人呈现了这些老人难以言说又震撼人心的惨痛经历。

“对海南历史的忠实记录更是一种责任。”从事摄影工作37年来,黄一鸣坚持用照相机与海南进行了37年的对话,将本已被时光冲刷得支离破碎的记忆,用影像一点一点地拼接,让历史的模样愈加清晰。



黄一鸣采访拍摄“慰安妇”工作照。

她们没做错什么 却人言可畏无处诉说

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日报》要做一期相关报道,黄一鸣想到了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的相关选题。“查阅资料后我很震惊,全国当时,公开身份的受害幸存者有30多个,光海南就占了近一半。”黄一鸣回忆接触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的缘起。

黄一鸣出生在海南三亚,生长在黎村,能说一口流利的黎语和海南话,而早期第一批公开身份的老人们很多都是保亭人,刚好跟黄一鸣语言交流无障碍。在和老人们聊天中,黄一鸣得知海南有不少黎族、苗族女性曾被日军掳走充当“慰安妇”。“其实那时还没有慰安妇的说法,村子里的人称她们为‘日本娘’。”

在海南话里,“日本娘”是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称呼。老人们没做错什么,却人言可畏无处诉说苦难,只有将伤心事掩埋在心里。黄一鸣也并不急着拍照,而是先跟老人们交朋友,像陵水阿婆陈亚扁年轻时在陵水的黎村长大,离黄一鸣从小生活过的黎村很近,两个人一下就有了亲近感,陈亚扁老人甚至会称他为儿子,拉着他的手儿子长儿子短地闲话家常。

就这样,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相处,黄一鸣同老人们日渐熟悉,能更多地抓拍到她们日常生活中令人动容的瞬间,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

颤动的声音, 从紧闭60年的双唇跳出

“老人年龄大了就会回

忆过去,她们也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不愿意一个人憋在心里。”黄一鸣回忆采访陈林村老人时,老人紧紧拉着他的手,眼泪不断从失明的双眼涌出来,“颤动的声音从老人紧闭了60年的双唇跳出,我知道做出这一决定对她来说是多么不容易。”

黄一鸣犹记得,老人的照片见报后,有位琼海的老人主动联系他,想要倾诉她的故事,可是老人的女儿非常抵触。“从她们那种欲言又止、伤痛抽搐的脸上,你能感觉到,几十年来她们生活在怎样的一种苦痛之下。”可惜,黄一鸣后来再拜访这位老人时,老人已经去世了。

“这就相当于与时间赛跑,进行抢救性的采访拍摄。”黄一鸣还特地提到了一位对他拍摄提供过很大帮助的志愿者前辈。他叫张应勇,原为保亭政协文史办工作人员,是海南“慰安妇”事件最早记录者,黄一鸣从他那得到许多线索,可是他们认识一年后,即2006年,张应勇便不幸辞世,身后几乎没留下一张像样的照片。

“我手上只有一张张应勇的照片,是他生前带我去寻访朝鲜籍的‘慰安妇’受害者朴来顺的墓时拍到的侧面照,当时他在为老人的墓拔草、抚摸老人的墓碑,我就拍了一张他的侧脸照。”这也成了张应勇存世不多的照片,最后被黄一鸣放在了他的作品集中。

虽然黄一鸣一直用摄影向世人呈现这些老人难以言说又震撼人心的惨痛经历,但他表示,他以后也会着手用文字记录这些老人的故事,继续挖掘镜头背后的海南历史。■

黄一鸣：黑白影像 拼接记忆

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陈厚志：守住证据 正名历史

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2005年,陈厚志陪保亭黎族大娘陈金玉赴京控诉日军侵华罪行。 李英挺 摄

陈厚志21年来无偿地寻找幸存的海南慰安妇,帮助贫困的慰安妇联系援助解决她们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并记录她们的资料,为其赴日诉讼提供证据。从34岁激情满怀的青年,到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陈厚志坚守了21年孤独而压力甚大的志愿者之路,成为海南许多幸存的“慰安妇”的精神支柱。

在《海南周刊》创刊10周年之际,海南日报记者回访陈厚志,再次倾听他的志愿者故事。

呵护“亲人”

记者第一次见陈厚志是在2015年11月,跟随香港惠民慈善基金会的志愿者团队,探访澄迈、临高、陵水、保亭四县的9位“慰安妇”。这些受害者多数住在偏僻乡村,有的更是离群索居。一路上领队李南都在跟一位海南大哥通电话问路,到了保亭才见到“远程指路人”陈厚志,他穿着一身迷彩服,头上戴顶帽子,热情地张罗着。

“这个问题,你就别问老人了,一会儿我给你讲。”老人们说黎语,陈厚志在旁帮忙翻译,可是每有人问出“揭伤疤”的问题,一向古道热肠的陈大哥立刻就会变脸制止提问者。在他心里,这些老人像他的亲人一样,既然是亲人,又怎么忍心一遍遍地让她们回忆过去的伤心事呢?

“我们早期掌握的数字是海南有25位老人仍在世,但只有15位老人愿意公开。”要找到她们已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不仅受害者不愿回忆当年的惨痛经历,他们的子女更是不愿意老人曝光这段经历。陈厚志和志愿者们一次次登门,用诚意和耐心感动老人,终于,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为史正名

此后,这些调查取证的资料和照片被整理出来,正是通过这些资料,让人们最

早了解到中国海南岛“慰安妇”事件受害者,广大社会开始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尤其是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等8名中国海南岛“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并给予相应赔偿,开始长达8年多的漫长诉讼之路。

遗憾的是,诉讼结果最终还是未能如愿。“现在只有王志凤、李美金、陈连村和卓天妹4位老人在世,走了的那些老人直到去世都没有等到正义来临。”这些年来,陈厚志送走了一位又一位曾有相同经历的海南老人,深感时间紧迫。

“我会陪她们到最后,希望能完成她们的愿望。”陈厚志表示,他会一直帮助老人,不要让她们觉得自己被遗忘。未来,如果这些老人不在了,他将把这些影像资料进行整理展出,用他21年守住的历史足迹发声,因为正义需要照亮时光的黑暗,历史必须要得到最后的正名。■



2017年8月21日《海南周刊》B08/B09版。



2012年12月17日《海南周刊》B08/B09版。



2017年8月21日《海南周刊》封面。



2014年7月7日《海南周刊》B06版。